



杨兴成
著

落花屯

贵州人民出版社

落花屯

杨兴成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屯/杨兴成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21-07182-9

I. 落...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898 号

落花屯

杨兴成 著

责任编辑 聂鲜梅

封面设计 张世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32 889 × 1240mm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贵阳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182-9/I·1470

定 价 28.60 元

第一章

这是一辆从市区开往郊区，又从郊区开往市区，每天无聊地反复奔忙的大型公共汽车。马裕民坐定之后，并没有去想法院在今天依法宣告公司破产的事，也没有去想往日里他从星火大厦十八层副总经理办公室乘电梯落地之后等待他坐进去的那辆黑色奔驰。他总觉得肚子胀气，便将一半屁股不露丝毫痕迹地抬起，等待着放气。然而已经三次了，都没有成功。他记起几则从什么小报上读到的故事，这些故事他认为是一帮无聊文人编造的，而不是真正的新闻。其一：某建筑工地正破土新建一幢三十二层大厦，晚饭之后几个外地的民工觉得难熬这无聊的岁月，于是捉住两只黑蚂蚁，不分公母硬要它们做那交尾的事。折腾半日也不见交配，大约是心里生气，便将两只蚂蚁头上的触须掐断，被掐断

触须的蚂蚁就飞快地在地上打着旋子，于是一阵欢喜快乐，嘻嘻哈哈地玩了许久。之后他们也不洗也不漱爬进临时用竹席搭就的工棚，上床就说些有关女人的脏话，不知不觉中呼呼地睡着了。天亮时分，一人觉得全身奇痒，睡梦里乱抓一气，翻身又睡。一会儿又被痒醒，往痒处一抓，觉得有什么活物。睁眼时见天已大亮，再看抓住什么？原来是一只蚂蚁，翻身坐起，只见全身爬满了黑蚂蚁，床上、地上全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他尖叫一声，另一打工仔也醒了，两人一边扑打，一边惊叫着跑出工棚。只见工棚外分成五路浩浩然如行军一样的蚁群，向工棚里涌来，像五条黑色的鞭子。惊叫声惊醒了其他工棚的工人，众人围过来一看，也惊呆了。“里面有人，还有陈老二！”一人大喊。于是众人踩着遍地的黑色，抢进工棚去叫陈老二，哪里还能叫醒。只见这人鼻孔里、耳朵眼里，以至全身都爬满黑蚂蚁。其二：某妇足月产一婴儿，艳如桃花，头面毛发以及上肢躯干均为正常，唯双下肢并为一体，向下逐渐变细变扁，尾端成扇形鱼尾状，肛门阴户发育如常人，报称“美人鱼”。

以上两则故事果真是假，那么下一则故事就真实不虚了。故事就发生在这市郊落花屯，而故事的当事人又是他马裕民的表姐的儿子黄建国。落花屯先前并不属市区管辖，它位于郊北，虽离市内直线距离只有十七公里，可中间正巧被一马鞍山隔断。过去乡里人要进城，不管你向东还是向西走，非要绕过这连绵五十里的马鞍山不可。城里人知道横在那悬崖绝壁的马鞍山后面有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乡里人也知道那无法翻越的大山外是繁华的都市。除了当官的、做生意的、读书的为数不多的人之外，真正绕

道步行五六十里路下乡、进城的人却太少太少。马裕民回家探望父母，就将许多成熟和不成熟的甚至是凭想象的外面的故事向乡亲们讲了许多，让乡里人大约地知道除落花屯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又一个在北京读过书的青年人邹玉生突发奇想，采用愚公移山的办法，要将这马鞍山切开一条口子直通省城……。当然最后开通马鞍山的人不是邹玉生，而是落花屯乡长李成民，将落花屯纳入规划扩展为市区的是当了十年市长的李贤，修通这条高等级市郊公路的也是李市长，这是后话。

落花屯虽是市郊，依然田园风光，青山绿水。乡间有蟒蛇粗大如钵，经常出没祸害稻田庄稼和咬伤牛羊。村民黄建国一心想捉住这条巨蟒，终于发现它出没于后山一土洞。于是黄建国将其土洞挖开，深达九尺，见一瓷坛，那巨蟒缠绕于瓷坛之上，见了黄建国昂首吐信，巨大的信子如同火苗。黄建国举起双筒猎枪，一时不敢下手。僵持良久，又退后三步，说：“畜牲畜牲，我不伤你，你也别伤我，我放你归隐山林，只把你那坛子留下，坛子里装的什么？”那巨蟒仍昂首吐信，且眼里放出光来。黄建国慢慢将枪口抬起，将话语压低了规劝道：“今天，我已把这土洞挖开了，你的坛子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打死你坛子也是我的，你咬死我坛子也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

太阳红得像旗帜，悬在西边那苍翠的山岭上，只是红得艳丽，却没有了光芒和温暖。记不准是秋天终了呢还是冬季伊始，没有一丝儿风，空气里却飘浮着浓浓的硫磺味且混着腐败的腥气

夹杂着化学反映的清香。山下就是落花屯，已经一改当年风雨飘摇的土墙茅屋，如今是一色的花园小洋楼，外贴瓷砖，门窗玻璃用海水蓝宝石蓝，从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人在干些什么，从里面却清晰可见外面的男女在花丛中接吻和猫儿嚎春狗扯连环，像大大的有色眼镜一样。村中有一条落花河，原先干净整洁美得要死，如今当然也还漂亮，因为水面上有几条豪华的旅游客船、快艇、小木舟，还有白色泡沫和黄色泡沫打着转转堆得很厚，一次性食品袋、易拉罐、方便饭盒，景象万千地顺流而下。河对面是开发区，开发区包括星火大厦、青龙潭宾馆、星级大酒店和旅游公司，还有高低不同、建筑风格各异的厂房，包括硫磺厂、水泥厂、冶炼厂、食品加工厂、屠宰场、刺绣厂、玩具厂，以及用原始森林中砍来的红色古藤、用大溶洞中敲来的晶莹剔透的钟乳石、用翠竹溪采来的奇石作原材料的工艺品制作厂。在这之前，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见行动迟缓有些沮丧和懒散躬着腰背的农人日出而作日没而归，只闻公鸡唱鸣母鸡下蛋狗儿打架小牛犊小羊羔咩咩地呼唤妈妈，是个平静得鬼都打得死人的山野小世界。如今机器轰鸣汽笛长鸣，高级音响广播电视舞厅“卡拉OK”厅夜总会五音俱全，在山野世界能奏响都市协奏曲，全都要归功于“要致富，先修路”。那拦腰切开马鞍山的高等级公路上冒着白烟或黑烟的汽车，将都市的富贵繁华源源不断地运进来，又将山野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黄建国看着天色将晚，那巨蟒仍护着瓷坛不愿离去，心里就急。

“你，你是哪路菩萨？你是哪路神仙啊？你若有灵性就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开枪了……”

于是，那巨蟒就松了尾巴，又慢慢地将头俯伏于地，眼里的光收尽了，信子也吐得不那么长。黄建国飞速往旁边一闪，向高处爬了几步，将枪管对着那巨蟒。巨蟒横过身躯，斜斜地向相反的方向游走。当它完全松开大瓷坛时，又回过头来，向那瓷坛注视良久，才慢慢地掉头向原始森林里游去，很快就消失在深草和灌木丛中，只听得沙沙的响动。

瓷坛为酱色，很沉。坛口封得很死。情急之中，黄建国想用小刀将它启开却不容易，只能慢慢地剥离。原来却是一层一层的纸敷着一层一层生漆粘贴而成。用小刀剥，用手撕，很小心地费了很多功夫，终于将坛盖揭开了。

啊！明晃晃一片金光，比阳光还要灿烂！

等到天黑，黄建国才将那瓷坛抱回家里。在小学任教的父亲黄双福看见儿子很吃力地抱着一个坛子回来，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声，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当天的晚报。母亲正在收拾当天晾晒的衣服，只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呀？”就抱着衣服到卧室去了。

执教几十年的黄双福老师能教育出像马裕民这样上省城读书，后来写小说当作家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现在又文人下海当了副总经理，成天坐“奔驰”的人物；能培养出像邹玉生这样上北京读大学，再回到家乡大干一翻事业的当代青年；也能将李成民那样的山野顽童送到省城去读了农学院，毕业后成了国家干部，现在又成了一乡之长。可对于自己的儿子黄建国，同在一个屋顶下身教言教却只能混个高中毕业。当初，他也是一个很志气的青年，与菊儿同开一个理发店，生意红火。邹玉生被诬陷进

了看守所后，他就灰心了。后来他们的理发店天天被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盯住，剔毛病罚款，一罚再罚，终于把小小一个理发店整垮了。黄建国寒心极了，他骂口不绝，操起钉锤将理发店砸了，关着门睡了三天。从此就心灰意懒，无所事事了。其实，黄双福对有这样一个儿子应该知足才是。现如今，父母们对“好儿女”的要求标准，是儿子不嫖娼女儿不卖淫就好！甚至嫖娼卖淫也可以，只要不吸毒就是好儿女！

父亲黄双福费了许多心思，用古人的经典、今人的成功经验以及外国杰出人物的做人格言来教训儿子，希望唤起他振作上进，可儿子却说，爸，可不能搞实用主义啊！

黄建国当然不去理会父母的心思，将那瓷坛抱进自己的卧室，将房门反锁住，久久没有出来。

这世界奇奇怪怪地混乱颠倒着，太阳升起来时应该是白天吧，可不，许多人将太阳当成月亮，天一放亮就回家蒙头大睡；月亮升起来是夜晚吧，可这又正是起床上班或出门娱乐通宵的好时机。季节呢，也不按冬秋春夏、旱季雨季的常规轮回转。突然间就下了一场暴雨，整整七天七夜，山洪暴发，洪水泛滥。省城、省城郊区包括落花屯在内，遭见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先是落花屯河水暴涨回流，淹没庄稼，坝子里成了一片汪洋。后来洪水漫过了落花屯，冲进各家各户的一楼，将门窗冲毁，席卷了里面的桌椅家什，坛坛罐罐。突地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大面积滑坡，滑坡就从黄建国挖开蟒穴那里开始，山崩地裂一下子就盖过来，“夜明珠”夜总会和几家“卡拉OK”厅和美容院、按摩室一下子就不见了。落花屯的人们包括来这里搞开发的城里人外国人都爬

上了屋顶，一边等待着城里的武警前来救援，一边观看洪水泛滥的景色。可那马鞍山已经切开了口子，落花河水就顺着山口那条高等级公路往城里涌去，城里也告急。部队无法从公路上开过来，就从空中来了两架直升飞机。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根本算不了什么，洪水过后我们凭财力、凭人心、凭政府政策，不久就恢复了一派香车美女花柳繁华地红灯绿酒温柔富贵乡的局面。只是黄建国的那一瓷坛不见了，不知是大水冲走了呢，还是被泥土深埋了。

马裕民的肚子还是胀得紧，又抬起一半屁股，等待着。公共汽车转弯的那一瞬间帮了他的忙，终于松了一松，且无声响。为了掩盖不是自己施放的废气，他首先用手在鼻孔前扇了扇，又掩鼻而视左右。汽车进入马鞍山的通道，悬崖绝壁间劈开的一条豁口，两边切面笔直，高达三百米。汽车从里面通过，只见一线蓝天。车行约五分钟，就见左边切面的半壁上刻有开山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邹玉生，刻得又大又深，其余者是四川、湖北的民工，那些名字刻得歪歪斜斜，模模糊糊。后来李成民乡长试图将那些名字铲除，用了许多办法都未能如愿，如今就只好这样留下来了。公路上汽车如蚁。尽管公路越修越宽，可汽车也越来越多，还是拥挤、塞车、多发交通事故。据统计，全球每年伤亡于车祸的人数远远超过两伊战争、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亡人数。一次伤亡数十人的战争冲突，就非常让人担忧而影响这个世界的安定。然而面对每天数以万计伤亡于车祸的人数世界却熟视无睹，而更多的人拼命赚钱以拥有私人汽车为荣耀，奔驰公司宝马公司以及国内外的汽车厂家都在为争夺市场标新立异生产更多更好的

汽车，加大投资改进车型向世界倾销。

昨天以前，今天上午乘坐的那辆“奔驰”都算让人满意的了，总经理吴忠那辆“凌志 JS400”就更加舒适。好不好呢，“好了，好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今天，马总——人们习惯去掉“副”字——不再乘坐专车奔驰而坐进了公共汽车，吴总不再乘坐“凌志”而被公安人员推上了那一路闪红灯一路鸣叫畅通无阻的警车。这样的结局是马裕民早已料到的，在邹玉生被暗杀，吴忠带着方强一伙出国，胡启明、刘焰双双被赶出公司，沈月准备辞去公司秘书职务之后，就已经确认了。

公共汽车穿过马鞍山就驶入市区，突然遇见塞车，正巧阻在最不该阻的立交桥上。明知前面阻了，可摩托车、个体中巴车、的士仍见缝插针放肆地往前超。见怪不怪，看不惯就索性闭上眼睛睡觉。想看热闹的都在兴致很高地评价市政建设的弊端、规划管理的紊乱、政府决策的失误：

“我认为，既然全世界都在裁军，控制杀人武器生产，那么就应该限制汽车的生产量，或者干脆在地球上取消这种既能杀人又污染环境的交通工具，还是走路、骑马好，过去坐轿子也好，马车也好。”

“你看他娘的修这条公路，这么宽的路，花钱就不提了，可占用了多少良田？这是把子孙后代生存的根给挖了。这立交桥的地方原先就是一片稻田嘛，小时候我们还来这里捉泥鳅捅黄鳝呢！”

“十多年前这里就是郊区了，这是北门外，现在北门在哪？北门成了市中心！”

“现在的郊区多大？三县五区！”

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正在大口吸烟，她靠窗的地方就贴有禁止吸烟的标志，可谁管？在公共汽车上杀人没人管，强奸也没人管，她只不过抽烟罢了。她依在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身上说：“我第三张牌就叫了，青一色的万字幺四七，上家盯得死，对家又碰得凶，我吊着鸡鸡一放，下家吃了，和了，气死老娘啊！”

那男人说：“气什么气？玩呗，玩就玩个开心，痛快。输也罢赢也罢，管它呢，打麻将如此，干什么都要有这种心理素质。凡抱定非赢不可的心理，赢得输不得那种思维方式的人，一旦失败就要走入绝境。战场如此、商场如此、官场也如此！”

那女子笑了，在那男人脸上亲了一下，说：“所以别人都叫你老师！”

“老师还教你干会了什么？”

“坏！”

也不管人们注不注意他们，那男人的一只手就伸进女子的裙内去了。

前面车子动了，驾驶员立即出发，慌忙追上去填住哪怕三五公尺的距离，稍慢一步，狗日的土就会钻进来，动一动，停半天。马裕民又放了一回废气，终于松了一口气，通了。

当马裕民下了公共汽车，正向回家的路上走去时，突然一辆的士从他身边驶过，又猛然刹住，车门打开，那人向他喊道：

“爸，你回来了！”

是儿子马文韬，他一边掏钱给的士车主，一边笑微微看着父亲。

“我去落花屯接你，没赶上。”

“阻车，不然，我早回来了。”马裕民说。

“我也被阻在立交桥上，本来很顺畅，突地鸣着警笛赶上来一辆警车，大家只好靠边，停住不敢动。亏得的士会钻空子……”

马裕民心想：那警车上一定就是吴忠。

吴忠进了看守所，这是他第二次住进这种地方。第一次是因十多年前与方强、任时一群南北龙虎争霸的一场恶战，双方事前理智地约定只允许带木棍这种武器，同时不准伤及路人，更不准毁坏公物或者私人物品，不准以商店和住户作堡垒屏障。一旦遇见军警干涉，双方必须迅速撤退。械斗的结果是双方都只受了皮肉之伤，流血极少。但吴忠的龙帮几个兄弟仍被警察捉住，根本用不着派出所审问谁是主谋，吴忠就大义凛然地走进了派出所，进门还和民警握了握手，说明自己的来意，以自我之躯换回了兄弟们的自由，拘留十五日后，吴忠笑眯眯地回到了他的兄弟群里。这第二次住进这种地方，他是早就作了这方面准备的，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对他来说，这和在公公司、在星级饭店、“卡拉OK”、KTV包房、按摩院、桑拿浴室等地方一样。而最后的结果呢？他并不是今天住进来时才去匆忙思考，而是这之前的几年中时时想过的。前面的人走到那一步时的表现他见得太多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十九岁的姑娘面对记者的镜头，说起话来笑微微的还很害羞的样子。

“你才十九岁……还有什么话给家里的人说说吗？”

她笑了，低了一下头，想躲开别人的眼睛，说：“不好意思。”

吴忠也有些不好意思，怕的就是这种场面下见到过去的熟人。而在今天之前他又特别愿意见到所有的熟人，愿在一切人的面前显露出他的风采和派头，最值得一生荣耀的就是他创业的文章和电视台报导省市领导到公司视察的新闻。那些文章他精心地剪下留底存入公司的档案，复印件则到处出示和散发。新闻图片他通过关系从电视台提出复制之后也存入档案，还有与国外知名财团、巨商，哪怕在某种场合抓拍的照片，而不是与之合作的合影，他都存入档案，花钱请彩印公司制作成巨幅悬挂在总经理大办公室的墙上。他喜欢人们看见他从“凌志”汽车上下来，皮带上别着移动电话和中文传呼机，满面春风地往前走；前座那位不管是长相、身段、气质等都不可多得的女秘书沈月就若即若离地跑上来；身后一结实高大、表情麻木的戴着墨镜的大汉提着真皮保险箱与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人们。他更喜欢副总经理马裕民为公司制定的员工行为规范守则中的第一章第五条“职工不得直呼其名”，这样，职工就必须称他为“吴总”，称马裕民为“马总”……

吴总不抽烟，公司也不准职员在办公室抽烟。可现在他想抽烟，他几次想伸手向走道里的民警要烟都不好意思开口。他喝酒，品尝一切中外名酒，但不管什么酒他都不喝醉。他爱干净、整洁，永远是风度翩翩，英俊潇洒。他不多说话，任何场合都显得很有教养。他甚至指导发表过不少小说的见过许多大世面大人物大场合的作家马裕民副总经理，喝酒停筷时筷子不可放在碗

上，应整齐平放在小盘中……剔牙时右手执牙签左手护住嘴……西餐该用哪只手执刀哪只手用叉……而且指导是在一次与台湾商家会谈的宴桌上，弄得马裕民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一万五千多元一餐的饭吃下来，马裕民还不知道究竟吃了些什么。他在职员面前从不谈女人，他自己不在公司玩女人也不准别人玩女人。有人揭发工程部经理胡启明在财务室和出纳刘焰有事，他一箭双雕下令让胡启明赶路，不容分说，硬逼着当面交出钥匙和所有的资料，并罚扣当月工资。事后马裕民查实并无此事，建议召回那位经理，人才难得，放走容易，招聘难。吴忠说宁可错杀一千，决不姑息一人！他平时不与职工搭讪，不与任何人来往，连部门经理们都难与他交换意见，更不愿听取他们有关公司建设性建议。难得召开一次的职工大会都是人到齐了，由办公室主任去请他，半天露了面，开口就讲话，最后就说：“大家有什么建议，写下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好，我就讲到这里，下面由马总给大家讲。”说完了，转身就离去。马裕民就来收拾摊子，仔细地听取各部门、各个员工的意见，具体地布置工作，执行吴总的决议。马裕民曾经多次告诫吴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要过于主观，甚至用别的话语明确地暗示他不要独断专横，要实行王道，不可霸道。其实，吴忠以前并不是这种德行，是他自开办公司以来，从国家银行弄到了一笔大钱，全副武装发了高烧之后，才变成如今的样子，好比演员进入了另一部电影的角色。他与马裕民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吴忠需要马裕民丰富的知识和社会阅历，需要他精明的企业策划能力和地道的业务管理水平，更需要他作家的笔杆子。他离不开马裕民，但又害怕马裕民，尤其当企业已

经发展到今天，吴忠完全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开始时刻在疏远马裕民，在设法从身边赶走马裕民。

现在在看守所里，他意识到与马裕民这老家伙终于分手了，但心情并不感到轻松，而是十分地沉重。因为知道他底细的人，莫过于马裕民。

在他还读小学的时候，就与马裕民的儿子马文韬同班同桌，一种对作家的崇敬和好奇感，促使他与马文韬成了好朋友，经常出入于马裕民家。

他翻看马裕民出版的小说，听马裕民给他编讲故事，胖乎乎的圆脸天真地扬着，一对大眼睛盯住马裕民不停地闪动。而他的儿子马文韬却听得不认真，一会儿给他一颗糖，一会将什么小玩艺塞在他手里。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捏在手里不动，听得十分入神、专注。那时，他羡慕马文韬，羡慕他有一位当作家的爸爸。

直到马文韬考上大学，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去了。这之后的十年里，吴忠就不再上马裕民家作客了。

后来，马文韬因救助一位命运悲苦的女孩子沈月，又与吴忠偶然碰面。那时吴忠在生意场中滚打，已经办起经营服装的商店了。当吴忠准备到落花屯正式开办公司时，两位老同学又碰在一起，吴忠问道：

“马叔呢？他好吗？”吴忠最关心最想知道的就是马裕民了。

“他还写小说，可是现在写不下去了。那作家的路越走越窄，拿着厚厚的小说稿四处要饭。我看他大概是江郎才尽，再没有什么建树了，天天只谈经商，好像对经商很感兴趣。”

“真的吗？他想下海？你转告马叔，请他来我的公司吧，我

特需他这种高层次人才，我们共同干，有他老人家出海，我一定能够钓到大鱼！”

岂料就是这样一句话，就将这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小整套在一起长达四年之久。而这四年，吴忠就将人生的荣耀、富贵浓缩而又奢侈地消费殆尽。如今，他知道自己后果，只觉得这最后的日子过于无聊，而无聊的日子将会很长，因为十天都是很长的，如果半年、一年呢，如果判个死刑又缓期执行呢，那就太长太长了。

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那工程已经竣工了，大大地张在天花板靠窗户的地方，蜘蛛正围着它新结的网边转圈儿，检查修正工程的误差。最后，那只蜘蛛就躲进了一角，等待着它的猎物。吴忠正等着观赏一次生死的搏击，然而，天却黑了下來，慢慢地什么也看不清了。走道里的灯早就亮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刑警不给他拉开屋里的灯呢。

什么地方传来“卡拉OK”的音响，一个女子的歌声传来，“让你亲个够……”歌喉的本质是清纯的，很美的，但是没有技巧，而这音响一定是家庭用的，不是正规歌舞厅的设备。吴忠一听就明白。这女子唱歌的声音很像李成敏。李成敏的歌喉也很美。开始，她也唱不好，带着乡里人的土气，而且音调拿不准。是吴忠带她去唱歌的次数多了，在各种场合下练出来的。现已达到歌手的水平。吴忠完全可以花钱对李成敏进行包装，也完全可以花钱搞关系送她去音乐学院深造，更可以让她参加许多业余歌手比赛，花钱让她一举成名。但是，李成敏的价值绝不是当一名歌星。人们都认为吴忠的女秘书沈月是他的第一情妇，连他的老